



坊间纪事

劳动者的光芒

□ 李 晓

这些年来,我喜欢在城里找乡亲。所谓乡亲,我狭义地理解为就是在老家那个村庄里,泥土里一同长大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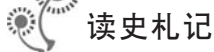
老家的乡亲们,一个一个前脚跟紧接着后脚跟,来到了城里居住。乡亲们也在寻找着乡亲,像我这样敏感的人,有时凭一个眼神,或一个神经质的动作,我就可以辨别出乡亲们的模样,比如他们走在马路上的姿态,与走在田野上的姿态,本质上还是一样的。

上个月,来城里居住的老乡何老伯,突然辞别儿子,回到乡下重新扛起锄头种地,操起镰刀,弯下腰割草喂牛,何老伯来城里三年多了,一直寂寞,几乎没一个朋友,除了偶尔和我唠叨,就是一个人在阳台上自言自语,他脑子里记得最清楚的,还是二十四节气,哪一个节气乡下播什么,收割什么,他心里明明白白。

在故乡山梁上,我看见一对老年夫妻,躬着身在挖红薯,每一锄挖下去,身子就要颤动一下,他们从土里摩挲着红薯时,核桃一样皱纹密布的脸上,绽放出欣喜的笑容。我离开故乡那一年,我称叔的这位男人,身子骨还硬着呢,挑着收割的一捆稻子,在山路上健步如飞,而今我回乡,能听见他和老伴在地里撑着锄把歇息时的喘息声了。一辈子在土里刨食,泥土的命,也是他们微小的命。

也许是我来自乡村,每一次看见这些在大地上劳动着的农人,就陷入长久的感动。

在这个世界上,还有一个以劳动命名的节日,这多好。



读史札记

另类竞争胜出者

□ 王离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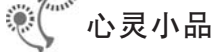
科举制度到了清末,已经是弊端丛生,各类潜规则层出不穷。比如同治二年(1863年)癸亥恩科状元得主翁曾源,就是一位奇葩的竞争胜出者。

翁曾源的家世,那叫一个显赫。爷爷翁心存是朝廷一品大员,老爸翁同书做过安徽巡抚这样封疆大吏。他的叔叔,乃大名鼎鼎,也曾得过状元的翁同龢。七年之内,叔侄二人连获状元头衔,够牛。

翁曾源自幼聪明伶俐,多才多艺,他特别擅长画花卉,人们争相求之,“乡里得片纸以为宝”。但是很不幸,他患有癫痫病,由于常常发病,所以他的科举之路很不顺,连个秀才也没考上。但是后来,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

翁心存官列一品之后,按照清朝的制度规定,就可以在科举、官职方面封妻荫子了。于是,政府就赏了他家一个免试秀才指标。而这个指标,按照翁老太爷的意思,就照顾了家里的考试困难户翁曾源。

翁心存挂了以后,慈禧为了表彰他的工作业绩,又赏了他家一个举人名额,这个名额,毫无疑问又让给了癫痫考生翁曾源。这还不算,慈禧干脆好人做到底,送人送到后,后来又特许翁曾源以贡士身份免试应试。就这样,翁曾源一场考试也没有通过,竟然就直接进入了殿试。消息传开之后,



心灵小品

最是恼人四月天

□ 卢海娟

那早天里的云烟,那黄昏吹着的风的软,那鲜艳百花的冠冕——四月简直就是理想爱人的化身,柔情缱绻,足以让人动了春心,憧憬那一世的缠绵。

可是,身居长白山下,我们的四月怎么就那缺少诗意与色彩?每个四月都暗淡一片,没有半点绿意,没有一朵花开。就像坏脾气的叔叔,总是板着冰冷的面孔让人喋喋不休的缠绵。

可是,阳光那么远,春天那么懒!整个四月,我们都在翘首期盼着诗歌里的人间四月天。

当然,也会有例外,猝然而至的好天气让每个人都雀跃起来,以为春天从此驻足,我们可以尽情享受之烂漫。年轻人急不可耐地脱了冬天的衣裳,小草也试图从干燥的叶子里钻出来,品一品春的气息。可是,转眼间老天就变了脸色,北风呼啸,大雪纷飞,薄衣的孩子夹紧自己在风雪里绝望地奔跑,行人小心翼翼地把把自己裹紧在厚厚的风衣里,缩着脖子,拱着脊背,怯怯地艰难地前行——没有人能把突然回来的春天赶走。

多希望四月快一点离开,多希望迎来五月短暂的花开!

四月,这是一个冰冷的季节,一个凌乱的季节,一个无法猜测的季节,一个喜怒无常的季节——我但愿爱人的脾气,千万不要像东北的四月。

在大数据时代裸奔

钱、大俗和大雅的对立,意不在分高下,妙在都描画出了独一无二的“她自己”。

选择分享或是私享,最本质的动因在于,人总是努力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一定的时空情境。就如同闺房私语不能拿到主席台上说去,若有人把主席台上的腔调带进了卧室,怕也要被骂神经病。群居生活,在特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中,人的言行总要有规范,所谓的道德也罢、教养也好,归根结底也不过就是“不妨碍他人”这几个字。而离群之后的那个“自己”,即便完美如圣人,也总有不宜于,或不愿意他人见到或知晓的一面,谓之私,既然是私,理所当然地就需要“隐”,可是当“隐私”二字连在一起的时候,问题就来了,大数据时代,我们能不能保住自己的隐私?

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,缘自最近的热门话题,关键词是保密。保密是很不光彩的行为,打上幼儿园就知道动不动就“告诉老师去”是要被同学鄙视的。可是大数据时代,最大的告密者是谁?

在网上买了一点成都火宫殿的臭豆腐干,真真切切地打算“私享”一下来着。没成想,自打网购成功以来,打开电脑的网页,弹窗广告立刻推送出各色臭豆腐干,美其名曰“猜你喜欢”“看了这个人还看了……”,其贴心的程度堪比恋人,试想,忙碌的现代人,时间和注意力都稀缺,

要不是热恋中,谁有耐心猜你是否喜欢?邮箱里有催我评价打分晒单的邮件,卖给我东西的店家更定期给我发送打折优惠的信息。总之臭豆腐干还没开始吃,感觉全世界都已经知道我嗜臭这点事儿了。

一次普通的网购行为,泄露的除了你的饮食特点、消费倾向,更完整地把你银行卡、手机号、住址等关键信息透露给了商家。这可不像之前说是推论你的出身或教养,而是精确之极。其实也不一定非要网购,一部智能手机在手,你的位置、你一天的行动轨迹,你的健康体能状况,甚至你的心情都可以一览无余并被记录在案。这些被记录在案的数据通过交叉互现,塑造出一个全面、立体、精准的你,甚至比你自已还了解自己。所以,在大数据面前,每个人都如同立于四维空间全息摄影机之下,纤毫毕现地裸奔着。而这些数据,都是由你自己在网购,发微信、聊QQ,使用各种APP过程中被动或主动提供的。也就是说大数据时代,最大的告密者正是我们自己。

人人都喊要保护隐私,可人人都又争相泄露自己的隐私,主动成为“告密者”,到底为什么?原因很简单,太方便了。很少有人能抑制互联网提供的快捷方便,那代价便是你的隐私。就像一个陌生人似乎不太可能随便拿到你的手机号和住址,但快



时尚辞典

吃货

□ 马继远

微信朋友圈里,每天都有不少人晒美食,非但如此,他们一个个还竞相以“资深吃货”“标准吃货”自居,唯恐别人不把他当吃货,就显得他落伍了似的。

这事挺有趣,我小的时候,吃货绝对百分之百的贬义词,骂人时才用。如果谁被别人骂作吃货,那就意味着他好吃懒做,或者吃得很多,干了活却不令人满意。别说自认吃货了,被骂的人,多半要怒火中烧的。

不知从何时起,吃货一词悄然涅槃,成了美食者自我褒扬的美称,连前面的量词都跟着变化,用“枚”来计数。确实,“一枚吃货”“吃货一枚”,听起来,比“一个吃货”要显得文雅、时尚、顺耳,也契合吃货们的口味追求。

吃货爱炫耀,这是其颠扑不破的特征。一个闷声不响的人,想当吃货,显有点难度。吃货们炫耀时,其意图不只是让人知道他吃到某种美食那么简单,更多的,是想表现他能吃、善吃、会吃,他生活得有品质,有滋味。是的,“吃货”现今与生活品质挂上了钩。好的生活,才能造出真正的吃货来。

日常生活中的三餐,偶尔,也可以拍几张照片上传微博、微信,秀秀“小确幸”,露露好手艺,但那尚属生活的必需。吃货们的功夫,在三餐之外。今朝闻得东城深巷有家风味菜肴,明月听

□ 李海燕

上回说到食物宜于分享,但也确实有不少食物真的只适合私享,像螃蟹、鸡脖、鸡翅、鸭舌之类最好下手的食物,有人旁观肯定会影响发挥,少了“吮”“啃”这样有表现力的动作,这几样食物的味道和乐趣怕都要大打折扣吧。

倒不是矫情,一个人选择的食物以及他的吃相,实在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其出身和教养,比从其他事情推论准确率高多了。(红楼梦)里,刘薛蟠的妻子夏金桂有这样一段描写:“又生乎最喜啃骨头,每日务要杀鸡鸭,将肉赏人吃,只单以油炸焦骨头下酒,吃的不耐烦动了气,便肆行海骂……”这样看似怪异的饮食嗜好,和夏金桂皇商出身,家教不严而养成的挥霍、骄横的性格其实合拍得很。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投托贾府寄身权贵庵的妙玉,虽是落魄到寄人篱下的程度,依然敢批评黛玉:“你这个人,竟是大俗人,连个水也尝不出来。”连带着嘲笑宝玉:“这是俗器?不是我说狂话,只怕你家里未必找出的这么一个俗器来呢。”这样的姿态和气势,妙玉出身钟鸣鼎食之家自是不疑,然又如何养成了这样孤僻的脾性不由得让人颇费猜疑。这两个人一金一玉,虽然性格里各自有其可厌之处,但新钱和老

人生是一场告别

□ 于 伟

父亲从住院到离世总共不满十五天。去年中秋节放假前,我给我家打电话,父亲说:“你回来吧,能多快就多快。”第二天我就匆匆回了家。得知父亲身体不适有一个月,近几个晚上都没睡好。傍晚,听见他给人说:“她一回来,我身上就不大难受了,看来今晚能睡个好觉了。”

我听了心里一惊,父亲在我心中一直是严厉的,刚强的,我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出工作,偶尔见次面也是不苟言笑,似乎都不愿正眼看一眼。

在随后父亲住院的日子里,我的想法改变了。

父亲住院的当天晚上安排他人值班。十一点多,一切收拾妥当,我准备回家,没想到父亲硬硬地说了一句“回家干什么!”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十五天里,我就天天在医院里陪着,而这正是他的心愿:吃饭,吃酒,洗脸、梳头、更衣,他都找我,甚至解手,他也会大声喊我的名字。

我甚至想,父亲威严坚强的外表下,也有一颗柔软的心。我能够体会到,有我在父亲身边,他有一种安全感甚至依赖感。那些日子里,他睁开眼睛就能看出寻找我的眼神,而一直在旁边守候的我则一定会迎上他的目光,他向我伸出右手,我伸出左手,父女双手相握,我用右手在他的左手背上不停地抚摸,然后他就又睡着了,睡得安详、香甜,时间也更长,均匀的呼吸声不时响起。

父亲身体的不适经过护理得到了缓解。有三四个下午,病房外秋天的阳光温暖地照进来,刚睡足了午觉的父亲坐在沙发上,我和其他家人坐在小凳子上,围坐在他身边,看他挥着手,讲我们小时候的趣事,讲他过去去苦日子的往事。我们围成一个圈儿,人人都沉浸在流年岁月里,没有外人打扰,只有阵阵笑声不时传出,这不像是在病房,而像是在一个外面飘雪的冬夜,全家人围坐在火炉旁,扯东扯西,屋里温暖如春。

人生最后几年,父亲每天都会去走山。从屋后面山的南坡翻越北坡,来回要走上近十公里,需两个小时,问他累不累,他说累啥,山里大多数时候都有花,我往左边看,左边一大片红花,我跑过去;我再往右边看,右边一大片黄花,我又跑过去。哦,当时我就想,天天朝着一片花奔去,确实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

生活的美好使我们时常忘却父亲的疾病。死神却在悄悄逼近父亲。

入院一周,从深圳请来的中医说父亲还有五到十天的生命,我不信,父亲正在讲着我们小时候常听的故事吗?小学操

场场操旁边,古老村庄蓝蓝夏夜里的星星似乎还在原地藏着笑脸。

又过了两天,医院的大夫告知:父亲“随时都可能走”“说走就走”,怎么可能?几十年聚少离多,难道只有当他走在生命终点的最后几天,我才肯停下匆忙的脚步,才能把什么都放下,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陪他吗?

当最爱你的人,你最爱的人的生命只能以天计,以分计,时间如此匆匆,连不舍的感觉都来不及想,甚至连眼泪都来不及流。当他在梦中与我们匆匆作别,告别的话都来不及,双手都来不及相握,更没有一个父女一生都没有过的拥抱,当他温暖的双手渐渐失去了温度,此时才深刻地体会到,任何力量都不会再给他哪怕是一秒钟的生命,还我一个一生都在期待的拥抱。

最终爱自己的人走了。又是春暖花开时节,在春天里会提前买上春虾、春刀鱼等你回家吃的那个人走了。以往年年都能吃上春虾,春刀鱼的女儿,却还什么都没给他做,什么都没来得及做。

一个鲜活的生命,一个刚刚还在笑着讲故事的人走了。不知在另一个世界里,谁给父亲做饭?谁给父亲买衣?谁陪父亲散步?没有女儿的陪伴,父亲会不会孤单?在另一个世界里,可有故乡的青山可踏?

告别,不给你时间,不给你理由:白发老母送独子,新婚妻子失新郎,幼子失双亲……“随时都可能走”。年老的人会走,生重病的人会走,还有不少人会因为突发疾病或突遇意外而走。今天在一起,明天可能就是永别;一个人前一分钟还健在,后一分钟可能就永远地离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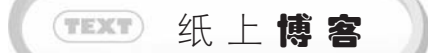
生命坚强无比又脆弱无比,如风中烛。今天,阳光灿烂,窗外喜鹊叫喳喳,小鸟鸣啾啾。父亲那哪里?肯定也是一个梦醒来的早晨,一个春日的早晨,花开似锦,鸟语婉转,泉水叮咚,新的一天开始了。我一次次地望见,他在远方微笑着,正在花丛间走过。

父亲去找他的爸爸妈妈了。五十年前,父亲的母亲与父亲告别。五年前,父亲的父亲与父亲告别,而今,父亲又与他的妻子永别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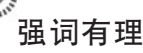
这世上所有的分别,即使是暂别,都有可能是永别。

所以每一个相聚时刻,都是人生中最美的花好月圆。

好好珍惜,好好爱。



纸上博客



强词有理

□ 戴永夏

在清代的高官显宦中,张之洞无疑是比较突出的一位。这不仅因他倡导新学,兴办洋务;更因他政绩卓著,为官清廉。而他的清廉,更有物质层面上的“物廉”,又有荣誉层面上的“誉廉”,二美集于一身,越发值得称道。

如他出任两江总督时,依惯例可得太平关、海关等处馈赠银20万两。这虽非贿赂,但他却不肯中饱私囊,毅然将这巨款悉数充公,分文不留。再如光绪二十八年(1902),他出任督办商务大臣,再署两江总督。一位道员为某富商私献白银20万两给他祝寿,借机请求在海州开矿。他闻之大怒,断然拒绝了富商的寿礼和要求,并弹劾罢免了这位道员。

张之洞的廉洁操守,可谓始终如一。直到临终前,他还给子孙留下这样的遗嘱:“……(我)为官40多年,勒奋做事,不谋私利,到死房不增一间,地不加一亩,可以无愧祖宗。望你们无忘国恩,勿坠家风,必明君子小人之辨;勿争财产,勿入下

张之洞的“物廉”与“誉廉”

流。”据说他死后,家中“债累累不能偿,一家八十余口无以为生”。就是他的丧葬费,家中也拿不出,多数是亲友和门生资助的。难怪《清史稿》上评价他,“任疆寄数十年,及卒,家不增一亩云”。

张之洞并不贪财,也不贪誉。对那些颂扬自己的“形象工程”,不管出于何种动机,他闻知后就坚决制止。

1907年夏,在任湖广总督19年后,张之洞奉旨进京,离开武汉。这时,他的门生、部下纷纷在武汉为他兴建纪念性楼堂,追忆他的功绩。军界人士筹款在武昌宾阳门内蛇山上修建抱冰堂,学界人士筹款在黄鹤山修建风度楼。张之洞在北京听说后,立即发电报制止:

昨闻汉口各报,见有各学堂师生及各营将佐弁兵,建造屋宇,以备战本阁部堂石像、铜像之事,不胜惊异。本阁部堂治国有年,并无功德及义,且因同心难得,事机多阻,往志有余而力不逮,所幸办到者,不过意中十分之二三耳。抱冰之处,不可殁述。各学,各营此举,徒增懊歉。尝考崇公立社,张詠画像,此亦古人所有;但或

出于乡民不约之同情,或出于本官去后之思慕。候他年本阁部堂罢官去鄂以后,毁誉祝诅,一切听于士民所为。若此时为之,则以俗吏相待,不以君子相期,万万不可!该公所、该处,迅即行知遵照,将一切兴作停止。点缀名闻,眺览江山,大是佳事,何以专为区区一迂儒病翁乎?

然而,一些人并未领会张之洞的本意,依旧将纪念楼堂建成。张之洞听说后,又致电湖广“新总督陈夔龙:“黄鹤山上新建之楼,宜名‘奥略楼’,取晋刘弘传‘恢弘奥略,镇绥南海’语意。此楼关系全省形势,不可一人专之,务宜改换匾额,鄙人即当书寄。”虽然纪念他的楼已经建成,但张之洞仍然坚持“不可一人专之”,坚决要求将宣扬自己的楼名“风度楼”改为“奥略楼”,并为之题匾额。

见张之洞不愿为自己建纪念性楼堂,有的人又打起了别的主意。

有个叫梁节庵的部下,专好投机钻营,巴结上司。他联络了一些人,又策划在武昌洪山卓刀泉关帝庙旧址上为张之洞建生祠,并将这一消息电告张之洞。按照惯例,

建生祠是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庙,加以奉祀。这是官员显身扬名的大好机会。有人以此为莫大的荣耀,而张之洞却对此嗤之以鼻。他电告梁节庵等人:“卓刀泉为明魏忠贤祠故址,忠贤事败,拆去生祠,改建关帝庙;今建生祠于上,是视我为魏忠贤也。予教育鄂士十余年,何其不学,以至于此。速急销弭此举,勿为天下笑。”张之洞鄙视魏忠贤那样的大奸奸,更不愿步其后尘。在他的生祠旧址上建起宣扬自己的生祠。

当然,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高官,张之洞也很看重名节,他也不是不要名气。但他深知,名气不能靠“形象工程”取得。如果无功无德,像魏忠贤那样祸国殃民,即使建了生祠,也会招人唾骂,最终还会被拆除。相反,如果德高望重,为国为民立下功勋,即使不建楼堂,也能在万民心中树立丰碑,美名广为流传。正是基于这种正确判断和清醒认识,张之洞才果断地拒绝那些徒具形式的褒扬和形形色色的“雅贿”,始终保持荣誉上的廉洁。而他这样做的结果,使他的声望更高,名气更大,也更加得民心!